东胡系各族综观

张久和 （内蒙古大学蒙古史研究所）

作者在综合考察东胡系各族的民族特征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蒙古族与东胡系各族具有继承关系，特别是与其中的某些民族具有更加直接关系的观点。

东胡系各族，包括东胡、乌桓、鲜卑、柔然、契丹、室韦和蒙古。它们生息繁衍在长城以北广袤的土地上，纵横千万里，上下2,000年，对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产生过巨大影响。流传至今的中外文献记载了它们的兴衰史，专家学者对东胡系各族也作了许多研究。从东胡到契丹、室韦是一个一脉相传的历史民族发展的长长链条。系统认识和研究东胡系各族的历史渊源、地域承继、语言、习俗的异同等问题是很有必要的。

室韦族源的研究，由于史料记载的抵牾和研究者的取舍不同，出现仁智互见的局面。正确认识室韦的族源，对我们辨识蒙古族族源；分清现存一些民族同东胡系部族的关系都是不无裨益的。

本文拟以历史文献为主，辅以考古学资料，运用语文学知识，对东胡到室韦这部与蒙古族起源有密切联系的历史进行初步研究。

（一）东胡系各族的历史渊源、地域、语言、习俗及大致流向

1、东胡 “东胡”一名，最早见于《逸周书·王会篇》。稍晚的《史记·匈奴列传》中有较确定记载，反映的大概是秦汉时期的情况。《史记·索隐》引服虔说：“东胡，乌丸之先，后为鲜卑。在匈奴东，故曰东胡”。东胡一名当是中原人对匈奴（胡）以东各部落的称谓，是族他称。史籍没有告知我们东胡的族自称是什么，但在“百有余戎”中，东胡各部落应有各自的称谓。只是因为地处悬远，语言不通，来往较少，为中原人所不知而已。从中原人对这一集团的称谓及其后裔的情况看，东胡是一个民族学上的泛称，囊括了内蒙古东部及东北西部地区族属、语言、习俗相同或相近的各部落。

“东胡”的含义，白鸟库吉认为“胡”是蒙古语“人”的意思①，国内不乏赞同者。按蒙语“人”在13世纪写作küḫün，畏吾体蒙古文写作kümün，《元朝秘史》译为古温

① 见《东胡民族考》（方壮猷汉译本，商务印书馆，1933年）第18页。

?1994-2015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güḥün)，八思巴字母作 kuḥun，近现代作 khun①。而“胡”（匣模合一）在先秦两汉时的音值分别可构拟作 *ɣuɑ和 *ɣɔ，宋、元时的音值分别是 *hu和 *xu②，同13世纪蒙语“人”的音值有很大差别，“胡”意不会是蒙语“人”。有人说“东”是古代蒙语“统格”的音讹③，是有悖于文献的。前引服虔之说，证明“东”是汉语。

关于东胡先人，学界大致有屠何、山戎、土方三说④。但从文献及考古资料中都不能得到圆满解答，东胡本系泛称，指许多族属相同或相近的部落。由于年代久远，文献记载疏略，对东胡先人已很难作确切说明。

东胡的活动范围大致限定在呼伦湖、额尔古纳河以东，黑龙江上游以南，嫩江流域东西，老哈河流域南北这一区域。

据《山海经·海内西经》记载：“东胡在大泽东，夷人在东胡东。”这里的“大泽”，一般认为是今天的呼伦湖。那么，一部分东胡人活动在呼伦湖、额尔古纳河以东至嫩江流域之间。考古资料也提供了佐证。鲜卑祖先石室嘎仙洞的文化遗存同完工、札来诺尔、伊敏河流域的北支鲜卑文化遗存有很大的一致性和继承性。并且嘎仙洞遗物中有打制石器，其相对年代要早于完工和札来诺尔鲜卑墓中的遗物⑤。据此，我们可以看作是东胡人的文化。另据文献及考古资料证明，东胡的另一支主要在西拉木仑河、老哈河及以南地区活动⑥。他们同战国时期的燕、赵等国有密切关系⑦。夏家店上层文化，一般认为是这部分东胡人的文化遗存。我们把呼伦湖与嫩江之间的东胡人称作东胡北支，老哈河、西拉木仑河流域的东胡人称作东胡南支。它们的地域虽然南、北相望，但语言、习俗却是相同或相近的。可以推想，东胡南、北二支曾有一个占有共同地域、拥有相同语言和习俗的时期。后来，由于部分部落的迁徙，地理环境发生变化，南、北二支的社会发展水平有了高低之别，个别习俗有了不同。这种历史差别又为各自的后人继承，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虽然南、北二支在习俗等方面有了些许差异，但一些共同特点，如语言的相同，个别习俗的相同等，仍为南、北二支的后裔们所保持，地域也为各自的后人所继承。

秦末汉初，南支东胡人被匈奴人击溃，一部分被匈奴掳获，余下的散为乌桓、鲜卑。北

---

① 参见伯希和《评长春真人西游记译文》，载《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五编》（中华书局，1956年），亦邻真《中国北方民族与蒙古族族源》第386页注①，载《元史论集》（人民出版社，1984年）。

② 古汉字拟音依据《宋本广韵》（中国书店张氏泽存堂影印本，1982年）、王力《汉语语音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丁声树《古今字音对照手册》（中华书局，1981年）。后文涉及音韵者，皆本于此，不再赘注。

③ 韩国权《“蒙古”一词浅释》，《辽金契丹女真史研究》1987年第1期。

④ 参见张博泉等《东北历代疆域史》（吉林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33页。傅朗云等《东北民族史略》（吉林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24—25页。于志耿等《黑龙江古代民族史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26—127页。金岳《东胡源流考》，《辽宁省第二届考古博物馆学学会学术讨论会论文》。

⑤ 米文平《鲜卑石室的发现与初步研究》，《文物》1981年第2期。马耀圻等《鲜卑早期珍贵文物》，《内蒙古社会科学》1980年第4期。

⑥ 林幹《东胡早期历史初探》，《北方文物》1987年第3期。

⑦ 《史记·匈奴列传》，《史记·赵世家》。

?1994-2015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支鲜卑人当居守原地。

2、乌桓 乌桓是东胡南支后裔。史载南支东胡被匈奴击破后，一部分据保乌桓山，因山为号①。

乌桓，或作乌丸②。桓、丸同音，《广韵》皆作胡官切。乌桓的含义，说法各异。白鸟库吉《东胡民族考》谓乌桓为蒙语ukhagan～ukhân（智慧）的对译。丁谦《后汉书·乌桓传地理考证》认为是蒙古语“乌兰”（红）的转音。白鸟之说，没有凭据，今已无人相信。丁谦之说，使人很容易把文献中有关乌桓山、赤山的记载联系起来。但从蒙语ula'an（红）一词的演变看，此说是不能成立的。按《元朝秘史》、《华夷译语》中“红”作“忽剌安”（hulaḥan），与现代蒙语的区别在于有词首辅音h③。属于今天蒙古语族的达斡尔语、东乡语中“红”的发音仍有词首辅音h，而蒙古语中的词首h辅音则在16世纪消失了。乌（影模合一）桓（匣桓合一）两汉时的音值可构拟作 *uɔ-ɣuan，“乌桓”的零母和匣母，同13世纪蒙语“红”的词首词中辅音相差很大。不顾蒙语ula'an的历史变化，把乌桓的现代汉语发音同现代蒙语“红”强行比附，答案是难以取信于人的。其它如冯家升说乌桓是字文对音，字文之意为“草”，乌桓原意也是“草”④等亦属附会。总之，在没有明确释义的文献佐证时，仅凭今天汉字发音与其它民族文字发音相近，就勉强构拟比对，是靠不住的。

乌桓地域在东胡系南支后裔历史民族区。乌桓据以自保的乌桓山，据考证在西拉木仑以北的赤峰市阿鲁科尔沁旗附近⑤。见于史乘的有关记载，多为乌桓在老哈河、西拉木仑河流域的情况。其中乌桓死者复归之赤山，当是乌桓原居地，在辽东西北数千里。据《魏书·乌洛侯传》：“其（乌洛侯）国西北有完水，东北流合于难水。”完水即今额尔古纳河。又据《太平寰宇记》引《蕃中记》：“完水，乌桓水也。”完（匣桓合一）与乌桓的“桓”发音相同，读作 *ɣuan。唐以后，“乌”的发音是 *u，“完”为“乌桓”的急读是可能的。这样，就可以认为额尔古纳河古代又称乌桓水⑥。那么，远在辽东西北数千里的赤山地望颇有在这一带的可能。又据《旧唐书·室韦传》：“乌罗护之东北200余里，那河之北（应为西北）有古乌丸之遗人，今亦自称乌丸国。”《新唐书·室韦传》：“猥越河东南亦与那河合，其北有东室韦，盖乌丸东南鄙余人也。”那河，今嫩江及东流松花江。猥越河，今洮儿河。嫩江西北、洮儿河流域以北有古乌桓东南部余人，都说明乌桓原居地大有可能在额尔古

①②《后汉书·乌桓鲜卑传》，《三国志·魏志·乌丸鲜卑传》裴注引王沈《魏书》。

③ 《秘史》中还有许多带有词首h辅音的词，而在现代蒙语中则失去了h。如“哈儿班”（即今arban）、“桓”（即今on）、忽客儿（即今üker）、许孙（即今üsü）等。

④ 冯家升《述东胡系之民族》，《禹贡》第3卷第8期。冯氏认为“乌”、“宇”古常通用，“桓”与“文”可对音。实际并非如此。宇（云鏖合三）文（微文合三）的音值是 *jɨo-mɨuən，同 *uɔ-ɣuan（乌桓）大相径庭。此外，文献记载的宇文和乌桓的来源等并不相同，关系不大。

⑤ 《中国古代北方各族简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38页。

⑥ 马长寿《乌桓与鲜卑》（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第116—117页，引曹廷杰《东三省舆地图说》的考证，认为完水是归流河，实误。《寰宇记》本言完水在乌洛侯西北，曹氏错引为西南。《魏书》、《通典》等均言乌洛侯西北有完水即可证明。同书第239页又认为完水是额尔古纳河，可能马先生疑有两条名称相同而方位不同的完水。张博泉前引书页35注①谓《寰宇记》完水非《魏书》完水，也是没有根据的。因从《寰宇记》行文看，有关乌洛侯的文字主要抄自《魏书·乌洛侯传》，多出的内容则摘自《通典》乌洛侯条，各史所记完水系指额尔古纳河无疑。

?1994-2015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纳河流域东南，包括呼伦贝尔草原。那么，乌桓是从这里迁徙到中原缘边塞外的。南支东胡的考古文化多定为春秋战国时期，因此，在此以前，部分乌桓已经活动在燕长城沿线，中原人称作东胡。

乌桓和鲜卑语言、习俗相同。乌桓语属东胡南支后裔语言，同蒙古语有共同祖源。乌桓人的发式为髡发①，这是东胡南支部落具有特征性的发式。

乌桓人的归向大致是这样的：经过西汉武帝、东汉光武帝及魏太祖的几次内迁，大部分乌桓人南迁入塞，逐渐放弃畜牧业，改操农业，与中原汉族人同化。部分未被南迁的乌桓人，受南支鲜卑和拓跋鲜卑控制。一部分乌桓据有呼伦贝尔草原一隅自存，辽代被契丹人吸收②。一部分乌桓人在唐代改称室韦。

3、鲜卑　和乌桓并存的是鲜卑。“鲜卑”一名，史载是因东胡余众退保鲜卑山而得③。“鲜卑”一词，早在《楚辞·大招篇》、《国语·晋语》及《战国策》中就出现过，但作为部族名称则最早见于《后汉书·祭彤传》中。从东胡破后，一部分人据山自称来看，鲜卑在秦末汉初就已存在，只因地隔乌桓与中原相望，势力又较弱小，所以，中原史籍中没有记载。为同后来见诸史乘的北支鲜卑相区别，这里称之为南支鲜卑。

鲜卑，伯希和认为是根据 *Serbi、*Sirbi、*Sirvi汉译的④。鲜（心仙开三）卑（帮支开三），两汉时音值可构拟作 *Sian-Pie。根据汉以前译写习惯⑤，*Sian的-n韵尾可以译写非汉族语言的-r尾音，可作Siar，则鲜卑与Serbi等可通。鲜卑的意义，尚需深入研究。张晏等并没对“鲜卑”的原本含义作出明确解释，他只是从东胡人用作饰物这一点上，意会出“鲜卑”一定是祥瑞之物。但“鲜卑”的汉语意思究竟是什么，恐怕连古人也不知晓了。有人说鲜卑是蒙语森林（siγui）的音译⑥。对比 *sian-pie与siγui可知，二者不是一回事。这种把鲜卑同一些发音貌似相近而没有丝毫文献根据的名词硬扯在一起的作法，引起了许多不应有的混乱。

南支鲜卑应属东胡系南支后裔。它所据以自保的鲜卑山，在内蒙哲盟科左中旗以西⑦。乌桓被汉武帝迁至五郡塞外以后，鲜卑随之迁徙到西拉木仑河流域。另外，在今辽宁锦县东、河北抚宁与卢龙之间、辽宁朝阳东南及敦煌东南都有鲜卑山⑧。说明南支鲜卑也经历了逐步南迁的过程。

公元1世纪末叶，由于鲜卑、丁零及汉王朝的多次打击，北匈奴被迫西迁，鲜卑进而占据匈奴故地，首次大面积突破了东胡及其后裔的居住地域。同时，匈奴余众10余万落，50余万人进入鲜卑，皆自号鲜卑，开始了鲜卑化过程。檀石槐时期，鲜卑势力达到极盛，建立了以鲜卑人为核心的，囊括多种部族成分的统地广阔的部落军事大联盟。不同部族成分共处于

① 《后汉书·乌桓鲜卑传》。

② 《辽史·太祖纪》上。

③ 《后汉书·乌桓鲜卑传》。

④ 伯希和《吐火罗语考》（中华书局，1957年）第79页。

⑤ 伯希和《库蛮》注⑭，载《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续编》（商务印书馆，1935年）。

⑥ 苏日巴达拉哈《蒙古族族源新考》（民族出版社，1986年）第78页。

⑦ 《中国古代北方各族简史》第38页。

⑧ 马长寿前引书第174—175页。

?1994-2015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一个统一的部落大联盟内，非鲜卑成分程度不同地受到鲜卑影响，南支鲜卑也同样受到异族各方面影响。此时的鲜卑地域已经东起辽河流域，北抵贝加尔湖、西至甘肃西部、南界东汉缘边，大漠南北成为鲜卑人的活动场所。檀石槐死后，联盟随之瓦解，南支鲜卑的中心地域又回到辽河、西辽河流域。

南支鲜卑语和乌桓语相同，同蒙古语有共同的祖渊。据史书记载，南支鲜卑称君王为“可寒”，称王后为“恪尊”，称兄为“阿干”。这些同蒙古语都有相同或相近的音值，而且比今天的蒙古语词有更为古老的形态①。

南支鲜卑的习俗和乌桓大体相同，发式稍有差异。据《后汉书·乌桓鲜卑传》记载，鲜卑“唯婚姻先髡头”。即把髡发当作准备结婚的一种仪式和已婚的标志。南支鲜卑人婚前的发式极有可能是披发。史书记载表明，北支鲜卑人的发式为披发，与南支鲜卑人婚前发式相同。这种现象似乎说明南、北二支鲜卑的发式起初是相同的。后来随着南支鲜卑的迁徙，受到东胡南支其它髡发部落的影响，形成了兼南、北支东胡后裔发式而有之的特点。这种蓄发习俗当处在一个过渡阶段，到南支鲜卑后裔契丹出现时，就完全过渡到髡发了。由于发式比居住方式、葬式等受地域影响要小一些，具有一定的稳定性，所以，并不是所有南支鲜卑人都有先披发后髡发这种习俗的，这一点多被人忽略。如道地的南支鲜卑慕容氏就是披发，在《晋书·载记》中多处提到②。这应该是南支鲜卑人保留的较为古老的发俗。

北支鲜卑，《魏书》、《北史》等北朝史书记为黄帝后裔，这自然是攀附之辞。《宋书》、《南齐书》等南朝史家说是李陵与匈奴女子之后或匈奴别种。这种说法在地域、语言、习俗等方面均得不到合理解释，至多可以认为是隐约反映了在北支鲜卑后期的迁徙过程中，吸收了许多匈奴人的史实。

北支鲜卑是东胡系北支后裔。据《魏书·序纪》记载，北支鲜卑居住在大鲜卑山周围，后来迁居到“大泽”地区。近年嘎仙洞拓跋鲜卑祖先石室的发现，有力地证明了北支鲜卑的原居地就是大兴安岭北段地区。这同文献记载的“东胡在大泽东”也是相符的。考古工作者在完工、札来诺尔、伊敏河等地一系列的发现③，充分证明了北支鲜卑南迁大泽即呼伦湖地区的可靠性。在从呼伦湖区继续南迁匈奴故地的过程中，北支鲜卑始与匈奴部落发生同化。《序纪》所载洁汾居匈奴故地，与天女成婚并生有始祖力微的传说，应当说是后来的鲜卑拓跋氏对祖先同匈奴族通婚的遥远追忆。从力微开始，北支鲜卑贵族就有了匈奴血缘。及至定鼎中原，拓跋氏已吸收了匈奴、丁零、柔然、乌桓、南支鲜卑等共31姓成员④。而留居故地的北支鲜卑人的部落成分则无大的变化。

---

① 参见伯希和《吐谷浑关蒙古语系人种说》，载《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七编》（中华书局，1957年）。亦邻真前引文第401页注①。

② 《晋书·载记》第八说慕容廆曾祖莫护跋“敛发袭冠”，第九说慕容皝上表言“臣被发殊俗”，慕容翰“被发歌呼”，第二十四说慕容熙“被发徒跣”，都说明慕容部的发式是披发。

③ 郑隆《札赉诺尔古墓群调查记》，《文物》1961年第9期。潘行荣《内蒙古陈巴尔虎旗完工索木发现古墓》，《考古》1962年第11期。宿白《东北、内蒙古地区的鲜卑遗迹——鲜卑遗迹辑录之一》，《文物》1977年第5期。程道宏《伊敏河地区的鲜卑墓》，《内蒙古文物考古》1982年第2期。

④ 参见姚薇元《北朝胡姓考》（中华书局，1962年）第25——166页。马长寿前引书第249—254页。

?1994-2015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专家们根据史书存留的北支鲜卑语材料，同蒙古语进行了比较研究，许多结论是可靠的。北支鲜卑语同东胡诸后裔语有同源关系，尤其同蒙古语有更为近切的关系①。

北支鲜卑的发式为索发，即披发②。同南支鲜卑慕容部相同。披发是北支鲜卑及其后裔具有特征性的发式。

南、北鲜卑的流向大概是这样的：檀石槐部落联盟瓦解后，轲比能虽再度统一漠南地区，但不久即告星散。南北朝时期，南支鲜卑主要有慕容、宇文、段三大部。宇文部是鲜卑化程度较高的南匈奴后裔，控制着许多鲜卑人。后被慕容部击溃，其中的鲜卑人北迁西辽河流域。段部亦被慕容部击破，生存者多入慕容部。慕容部旋即迁徙到大凌河流域及以南地区，受汉文化影响很深，逐渐放弃畜牧业，转向农耕。慕容氏前后建立四个割据政权，其中后燕、西燕、南燕已深入中原腹地，最终同化于中原汉族。在西部鲜卑拓跋部中，还有一部分南支鲜卑人，最后也汉化了。此外，吐谷浑从慕容部中迁出，徙居青海，直至隋唐时期仍见于史册。

北支鲜卑最初“统国三十六，大姓九十九”③，如此多的部落，不可能全部西迁，有一部分留居原地。迁出的北支鲜卑人与匈奴等族互相同化，后在山西大同建立“魏”政权。经过一系列汉化政策的实行，最终同化于汉人。

4、**契丹**　北魏时，同北魏王朝发生关系的北方部族中出现了契丹人。《新唐书》等言“至元魏，自号曰契丹”。

“契丹”一名的含义，由于缺乏确凿的史料依据，目前尚难定论。史界的八、九种说法④，有的虽然有些道理，但还不能完全使人信服。这一问题的最终解决，或许要寄希望于“契丹”文字的发现和解读。

契丹来源，史书有鲜卑、匈奴两说。最早著录契丹的《魏书》虽未明确说契丹是鲜卑后裔，但它视契丹为库莫奚的异种同类，即二者族源不同而生产生活及习俗相似。奚本为匈奴后裔，其祖先应该是东汉时期因北匈奴西迁遗留下来的自称鲜卑的10万落匈奴人中的一部分。后来经过数百年的鲜卑化过程，奚的语言、习俗已同契丹人相差无几。契丹与奚同在宇文部控制之下，宇文后迭遭慕容部攻击而破散，契丹、奚于北魏时始以新的名号出现。《新唐书》、《辽史》等均认为契丹是东胡系后裔，从史实看，契丹应为东胡系南支鲜卑后裔。

契丹活动区在东胡系南支后裔——乌桓、鲜卑曾经居住过的西拉木仑河、老哈河及以南地区⑤。契丹地域同东胡系南支后裔地域有历史继承关系。

契丹语属东胡系部族诸语言中的一支，同南支鲜卑语言的关系更为密切。据巴黎收藏的

① 参见白鸟库吉前引书《拓跋氏考》。亦邻真前引文第401—402页正文及注释。

② 据《南齐书·魏虏传》记载：“魏虏匈奴种也，姓拓跋氏，……披发左衽，故呼索头。”又《魏书·失韦传》载室韦“丈夫索发”。《隋书》、《北史》的《室韦传》均言“其（室韦）俗丈夫皆被发。”《旧唐书·室韦传》说室韦“被发左衽”。可见，索发即披发。

③ 《魏书·序纪》。

④ 即实《契丹国号解》一文列有七说，可参考，《社会科学辑刊》1983年第1期。陈述《契丹政治史稿》（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26页。郑英德《东胡系诸部族与蒙古族族源》，载《中国蒙古史学会论文选集》，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0年。

⑤ 孙进己等《契丹早期地域考》，《辽金契丹女真史研究》1986年第1期。

?1994-2015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敦煌藏文书卷P1283号说："其（契丹）语言与吐谷浑大体相通"①。吐谷浑是南支鲜卑慕容部的西迁部分，契丹和它的语言相通，说明契丹和南支鲜卑的语言也是相通的。并且契丹语应是南支鲜卑语的后继语言。从语言的相同可知，契丹是南支鲜卑某一部的嫡系后裔。

今天的史学工作者和语言学工作者利用遗留下来的契丹语言学资料，同蒙古语进行了比较研究，证明契丹语同蒙古语也有密切关系②。

契丹的发式为髡发③，和乌桓的发式相同。这可以看作是部分南支鲜卑（慕容氏披发）过渡性发式——先披发后髡发的发展结局。

契丹人曾建立大辽国，一统中国半壁河山，在历史上有很大影响，以致今天的俄语仍称中国为kitai，蒙语称汉族人为kitad。降及12世纪初，衰落的辽帝国被女真人灭亡，契丹人或流入蒙古、女真，或汇入中原汉族。一部分西迁中亚，建立西辽，后为成吉思汗灭亡。盛极一时的契丹从此消声匿迹了。

（二）室韦的族源

在契丹人的北方居住着室韦人。文献有关室韦来源的记载看上去模糊，而且相互牴牾。史界对此也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总结一下，盖有10说④。歧异如此，一方面固然是史书记载的芜杂混乱，但是，研究者对史料的取舍不一，研究方法的差异、角度的不同也是重要原因。

1、室韦的名称　"失韦"一名，首见《魏书》著录。隋代以后，史书记作"室韦"⑤。"失"、"室"同音，《广韵》具作式质切。伯希和认为室韦和鲜卑的译名根据相同，都是*serbi、*sirbi和*sirvi。室（或失，书质开三）韦（云微合三）的南北朝音值可以构拟作*ɕi̯et-ɣi̯uəi。声母ɕ与s均为清擦音，-t韵尾译-r尾音，ɕi̯et与ser或sir可通。声母ɣ为发音甚轻的舌根擦音，则-uəi与vi或bi（b弱化即为v）几无差异。从音韵学角度看，"室韦"就是"鲜卑"。

① 转引自亦邻真前引文404页。

② 参阅清格尔泰等《契丹小字研究》一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亦邻真前引文第404—405页。

③ 《契丹国志》卷23载："渤海首领大舍利高模翰兵……并髡发左衽，窃为契丹之饰"。考古资料也提供了证明。见项春松《辽宁昭乌达地区发现的辽墓壁画资料》，《文物》1976年第6期。

④ 东胡说：屠寄《蒙兀儿史记》卷1；金毓黻《东北通史》（五十年代出版社，1945年）。鲜卑说：伯希和前引《吐火罗语考》、《吐谷浑为蒙古语系人种说》；方壮猷《室韦考》，《辅仁学志》第2卷第2—3期，1931年9月。乌桓说：郑英德前引文。肃慎说：林惠祥《中国民族史》（上海书店，1984年）上册第188页；冯君实《鄂伦春族源新探》，《吉林师大学报》1979年第2期。丁零说：吕光天等《论陶阿向北方的延布》，《学习与探索》1982年第1期。自成一系说：孙进己《室韦的起源》，《求是学刊》1985年第1期。豕韦说：傅朗云等前引书第71页。东胡族并匈奴族并靺鞨族说：王金铎《室韦族琐谈》，《辽宁大学学报》1983年第4期。通古斯族并蒙古族并突厥族说：赵展《锡伯族源考》，《社会科学辑刊》1980年第3期。东胡，勿吉——靺鞨、突厥语族民族综合体说：干志耿等前引书第195页。

⑤ 参见《魏书·失韦传》、《隋书·室韦传》、《旧唐书·室韦传》、《新唐书·室韦传》等。

?1994-2015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2、室韦的地域 室韦的大致方位，可从《魏书》所记室韦的四邻部族确定。《魏书》卷一百记载说："豆莫娄国，在勿吉北千里，去洛六千里，旧北夫余也。在失韦之东，……于东夷之域最为平敞。""地豆于国，在失韦西千余里"。"乌洛侯国，在地豆于之北。""失韦国，在勿吉北千里，去洛六千里。"据此，失韦、地豆于、豆莫娄大致在同一横向地带，乌洛侯则在室韦西北。又据《魏书·乌洛侯传》记载："其国（乌洛侯）西北有国家先帝旧墟"，即近年发现的嘎仙洞，位于嫩江支流甘河上游。那么，位于嘎仙洞东南的室韦当在嫩江中下游流域。

考证《魏书·失韦传》记载的地理名称，也可得出相同结论。其中的啜水，是较重要的一条河流，对它的考证，分歧很大①。本文认为应以霍林河为啜水的可能性较大。据《魏书》卷一百记载，奚地在西拉木仑河以南，契丹在奚东边的老哈河及西辽河上游。《魏书·勿吉传》说，从如洛瑰水（今西拉木仑河）到太鲁水（今洮儿河）需行15日。绰尔河、哈拉哈河都在洮儿河北，亦即从西拉木仑河一线到上述二河的日程要多于15天。因此，距契丹10日程的啜水不会是哈拉哈河和绰尔河，更不会是西拉木仑河。霍林河在洮儿河南，距契丹10日程正相符合。渡啜水后，又经盖水、犊了山、屈利水、刃水等②，费时17天始抵室韦地。国有榛水，从北向南流，广4里余。此即《魏书·乌洛侯传》的难水，《勿吉传》的难河，即今嫩江及第一松花江。室韦地域当在从北向南流且宽4里有余的嫩江中下游流域。

北魏时期的室韦系一泛称，当包括有许多部落，其地域亦绝不仅限于嫩江流域。因为仅过了三、四十年时间，隋代室韦就已有了5个部落群，地域也达到黑龙江上游南岸及额尔古纳河沿岸。因此，隋时的5个部落群在北魏时甚至以前就已存在了。只因与中原没有交往，所以不为北魏政权所知。

降及唐代，室韦地域仍大致限定在嫩江流域沿岸，呼伦湖周围、额尔古纳河两岸和黑龙江上游南北，仍在东胡系北支后裔历史民族区。从部分北支鲜卑人迁出原居地到室韦人出现在这一地区期间，文献中没有留下任何北方部族大规模迁徙到这一地区的记载。所以，室韦先人在部分北支鲜卑没有西迁时就是这里的居民，是北支鲜卑的一部分。

3、室韦的语言 史书记载的室韦语有两种说法。《魏书》说室韦语与库莫奚、契丹、豆莫娄语相同；《通典》、《唐会要》、《新唐书》说室韦语与靺鞨语相通、室韦语是靺鞨语。两种大相径庭的记载，致使学界对室韦语言的判定各执一端，诸说纷纭。对史书的不同记载，我师亦邻真通过梳理排比不同时期文献的相关内容及行文用字等，证明了《通典》以后有关室韦语与靺鞨语相同、室韦语是靺鞨语的记载，是对前史的妄加和删改③。

---

① 参见津田左右吉《室韦考》（西拉木仑河说），丁谦《魏书外国传地理考证》（霍林河说），白鸟库吉《东胡民族考》（绰尔河说），中央民族学院编《〈中国历史地图集〉东北地区资料汇篇》（哈拉哈河说）。津田、白鸟、丁谦之说，史界各有赞同者。其中西拉木仑说、绰尔河说主要从音韵学角度得出结论。

② 盖水等诸山河名称，因与本文干系不大，又无史文可证，不做推测。史界于此虽多有拟定，但皆因所定啜水不同而异。如津田说屈利水是洮儿河，白鸟说是嫩江，丁谦说是绰尔河，张博泉说是诺敏河，中央民院前引书说是雅鲁河（均见前引文），王颋说是归流河（《室韦的起源》，《内蒙古社会科学》1984年第3期）。其它亦众说纷纭。

③ 亦邻真前文第408—410页。

?1994-2015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魏书·失韦传》把奚、契丹、豆莫娄列在一起同室韦语比较，表明它们的语言是大致相同的。辽代的文献记载为我们提供了佐证。据《辽史》记载："契丹与奚言语相通，实一国也，""辽之初兴，与奚、室韦密迩，土俗言语大概近俚"①。与此相反，契丹等的语言和靺鞨语根本不同。史书说，挹娄人（靺鞨先人）的体形和夫余人（豆莫娄先人）相似，而言语不同②，那么，豆莫娄语不会与靺鞨语相同。女真人（靺鞨后裔）的语言与契丹语不通③，那么，契丹语不会与靺鞨语相同。所以，从史书记载亦可看出，室韦语与靺鞨语并不相同，更不会是靺鞨语。《通典》、《唐会要》、《新唐书》等的记载是错误的，只有摒弃这些曾经造成混乱的史料，有关室韦的语言问题才能得到清晰的认识。

前文已知，契丹语和南支鲜卑语相通，属南支鲜卑语的后继语言。那么，室韦语也应与南支鲜卑语相通，尤其同北支鲜卑语应该是一脉相传的关系。鲜卑语、契丹语同蒙古语有共同的祖源，北支鲜卑语同蒙古语有更为近切的关系。那么，室韦语同蒙古语的关系较南支鲜卑语、契丹语同蒙古语的关系更为近切。从历史角度看，蒙古族主要是以蒙兀室韦为核心，其它室韦部落及个别非室韦成分为群体形成的民族共同体，室韦语同蒙古语应是一脉相传的关系。虽然从室韦语到蒙古语经历了一个历史发展过程，其中还有其它语言（如突厥语）的影响，但蒙古语无疑较多地保留了室韦语的特点。

4、室韦的习俗　室韦人的一些风俗也与东胡系部族相同。如发式和拓跋鲜卑人相同，都是索发（即披发）。《南齐书·魏虏传》说拓跋氏"披发左衽，故呼索头"，《魏书·失韦传》说室韦"丈夫索发"，《隋书》《旧唐书》的《室韦传》说室韦"丈夫皆被发"，"被发左衽。"索发是东胡北支后裔具有传承性的习俗。室韦的葬式与契丹相同，都是树葬④。

从《隋书》开始直到《寰宇记》，诸史籍均明确记载："室韦，契丹之类也。其南者为契丹，在北者号室韦"，都把室韦与契丹视为同族。从地域的承继性、语言的亲疏关系及习俗的特征性上看，室韦属于东胡系北支部族，是北支鲜卑的直系后裔。

5、室韦的流向　北魏至唐朝初年，大部分室韦人仍居守故地。8世纪初，部分室韦人开始向西、向南迁移。南部活动区域已达辽宁大凌河、河北滦河流域。西部已深入到土拉河及色楞格河流域。8世纪末、9世纪初，室韦势力已伸展到内蒙伊盟北部和乌盟西南部。突厥语族部落称室韦作达怛。9世纪中叶，回鹘汗国衰落以后，室韦——达怛人大批涌入蒙古高原。其中蒙古族先人蒙兀室韦也由额尔古纳河流域向西迁徙，逐渐到达斡难河流域。在同突厥语族部落的接触中，室韦——达怛各部经历了不同程度的突厥化过程。蒙古草原的自然环境和突厥语族游牧部落的影响，使许多室韦——达怛人由渔猎经济转向游牧经济。室韦语吸收了许多突厥语的词汇，室韦人的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也发生了一定的变化。辽金时期，室韦——达怛人已遍布蒙古高原，契丹人、女真人称其为阻卜。此时，蒙古部逐渐强盛起来，通过战争扩充地盘，降附部落。最后，留居内蒙东部的一些室韦人被契丹人吸收，大漠南北的室韦人则逐渐凝聚成蒙古民族。

---

① 参见《辽史·耶律曷鲁传》，《辽史·国语解》。

② 参见《后汉书·挹娄传》，《三国志·魏志·乌丸鲜卑东夷传》。

③ 《大金国志·初兴风土》。

④ 参见《魏书》、《北史》的《室韦传》，《隋书》、《北史》、《旧唐书》的《契丹传》。

?1994-2015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正象有些古代民族的起源较单一而后来的构成却较复杂一样，室韦人也吸收了许多非鲜卑成分。隋唐时期的大室韦语言不与其它部室韦相通。回纥汗国衰亡后，又有一部分回纥人进入大室韦。大室韦当主要是由突厥语族部落组成的。唐代，留居呼伦贝尔草原的乌桓人也改称室韦。室韦人迁居阴山山脉一线后，同沙陀人、吐谷浑人错居杂处，互相同化，部落成分有一定变化。但总观蒙古高原及其缘边，在“室韦”名下，源于北支鲜卑的仍占主要部分，到蒙古民族形成的时候，室韦人仍是其中的主体部分。

本文涉及的是一个包罗很广的历史课题。由于篇幅及学力所限，只能稍稍描出东胡系各族的历史渊源、地域、语言及风俗的粗略框架。许多有意义的问题都没能述及，有些可以深入探讨的问题也没有展开。概括起来，结论大致如下：

1、东胡系各族（本文指东胡、乌桓、鲜卑、契丹和室韦）的共同地域北及黑龙江上游沿岸，西抵额尔古纳河流域东西，南达西拉木仑河、老哈河及以南地区，东迄嫩江流域沿岸。东胡部众当存在一个拥有共同地域、相同语言和习俗的时期。后来，由于部分部众向南迁徙，遂分成南、北二支。其中东胡南支——乌桓、南支鲜卑——契丹有历史渊源关系，东胡北支——北支鲜卑——室韦——蒙古有历史渊源关系。在东胡系历史民族区内，南、北二支各有自己的传统地域。二者最重要的特点是语言相同或相通。双方各具特征性的发式，南支为髡发（慕容氏例外），北支为披发。东胡南支后裔大都经历了南迁过程，在中原汉文化熏陶下，经济、政治、文化等发生了明显变化，最终同化于汉人。东胡北支后裔分两批西迁。北支鲜卑的一部分初迁匈奴故地，后来南入中原，与汉族同化。室韦西迁蒙古高原，吸收草原游牧文化，最后形成蒙古民族。

2、“室韦”一名是“鲜卑”一名在南北朝时期的另一种汉译形式，是拓跋鲜卑歧视落后的原同族人的产物。室韦的地域在东胡系北支后裔历史民族区，同北支鲜卑地域有继承关系。室韦语同鲜卑语、契丹语大体相通。其中北支鲜卑与室韦的语言关系尤为近切，应有顺序传承关系。经过日后的突厥化过程，成为蒙古民族共同体形成时所使用的语言。室韦的习俗也和东胡系后裔相同或相近，尤其是继承了北支鲜卑有特征性的发式。最初的室韦人就是北支鲜卑没有迁徙的部分，曾是北支鲜卑36个部落中的成员。随着室韦各部向西、向南的迁移，与非东胡系部族部落的接触日益频繁，个别室韦部落的成分有了变化。经过后来的突厥化过程，各部室韦人汇总于蒙古名下，形成了蒙古民族共同体。

〔责任编辑　张敬秀〕

?1994-2015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